



人类财富与福利增进的原因

◎ 冯兴元

财货、财产与财富

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在其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章中，专门有一节（第五节）阐明人类福利增进的原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聚焦于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人类的财富创造与增进和人类的福利增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财富创造与增进是因，福利增进是果。因此，要解释人类福利增进的原因，首先需要解释人类财富创造与增进的原因。

门格尔在《原理》里指出，财货与人类的需要满足存在因果关系，而人类的需要满足又与维护人类的生命和福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财货的生产关乎维护人类的生命和福利，包括生命或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福利的增进。

按照门格尔的定义，经济财货属于其可支配量低于需要量的财货。比如小麦、茶叶、面包、医生的诊治服务等等，都是经济财货。经济财货也是财产。非经济财货属于其可支配量大于需要量的财货，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对象和目标，不列入财产的范畴。比如，空气属于非经济财货。大江大河里的水对于口渴者可以免费取得，并不稀缺，也是非经济财货。

一般而言，如果从拥有、占有、使用和受益角度看经济财货，经济财货可称为财产；如果从富足程度看财产，财产（德文“Vermögen”，英文“property”）就可称为财富（德文为“Reichtum”，英文“wealth”）。

门格尔在《原理》第二章的一个注释里讨论财产的概念时，也把财产和财富概念放在一起讨论，基本上没有对财产和财富加以区分，但引用的财富概念是英文“wealth”这一概念。门格尔在注释里写道：

“在马尔萨斯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一版中，他将财富定义为：‘对于人类必要、有用并舒适的物质对象’。这个定义因为包括了财产概念下的一切财货与非经济财货，所以是失之过广。”这样看来，门格尔的财产或财富概念只保留了经济财货，排除了非经济财货。狭义的财产或财富概念只包括有形的经济财货，不包括有用的行为。这里，有用的行为包括服务（比如医疗服务，餐饮服务等等）。其他有用的行为，也包括一些消极的行为。比如，一个地方有两个医生，其中一个不再行医了，对于另外一个医生就是有用的行为；一位经济学通识网红所拥有的粉丝群就属于一种有用的行为中的消极行为（inaction），属于一种作用力。门格尔的财产或财富概念包括了所有的经济财货，即有形财货和有用的行为。门格尔的财产和财富概念是较为广义的。

斯密对财富增进原因的解释及其不足

门格尔在《原理》里引用了斯密《国富论》里的两段话，总结了斯密对财富增长原因的解释。引用的第一段话为：“劳动生产力的最大幅度的增长……以及指导并从事劳动时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的增进，都似乎是分工产生的一种作用结果”。引用的第二段话为：“由分工造成的各行各业产品的大量增加，使得在治理完善的社会内，产生了那种普遍富裕的状况，这种状况甚至延及于最下层的百姓。”

上文所述“各行各业产品的大量增加”，就是指财货、财产与财富的大量增加。这里所说的分工，是指劳动分工。门格尔指出，亚当·斯密就是这样将分工的进步看作是实现人类经济进步的关键，而且这和他认定劳动力要素在人类的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说法相一致。

斯密在《国富论》中利用别针制造业的例子解释



了分工对财富增长的作用。他写道：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门格尔并不否认斯密所认为的分工作为人类财富增进和福利增进的贡献。但是，他认为：“这位卓越的学者在关于分工这一章内所明确说明的，不过是人类福利增进的原因之一而已。另外的并且具有不亚于分工效果的原因，他却未加考察。”

门格尔对人类财富与福利增进原因的解释

门格尔认为，除了分工属于人类财富与福利增进的原因之外，人类不断发现高级财货和低级财货之

间的因果关系，不断朝着更高级财货的方向探索和发展，不断增加财货的种类，是人类财富与福利增进的另外一个原因，而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劳动分工。

有关高级财货和低级财货，门格尔以制造面包为例做了说明：面包作为最终消费品，属于第一级财货，也是最低级财货；面粉、燃料与盐、烘烤面包的设备、工具和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属于第二级财货；磨坊、小麦、黑麦及制作面粉所用的劳动力等，可称为第三级财货；耕地、耕种耕地所需的工具及设备及农民的特殊劳动力等，可称为第四级财货。一般而言，可以按照生产的结构、环节与序次，可以从低到高，分为低级财货和高级财货。具体而言，可以分为第一级财货，第二级财货……直至最高级财货。要生产低级财货，就需要先生产高级财货。人类维护其生命和福利，依赖于直接支配最低级财货，即消费性财货，也就是消费品。消费性财货用来直接满足维护人类生命和福利的需要。不同级次的更高级的财货，均为生产性财货，用来间接满足维护人类生命和福利的需要，需要转化为下一级的财货，并最终转化为最低级财货，才能用于满足消费需要。在存在两级或者二级以上财货的情形下，没有高级财货，就没有低级财货。高级财货和低级财货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根据门格尔的观点，单纯有分工但不发展更高级财货的社会，分工带来的财富增进仍然是有限的。他写道：

我们试想一下，比如一个澳大利亚部落过去基本上从事最单纯的采集劳动，而在各成员之间，他们也已把这个单纯的采集劳动加以合理的分工了。其中一些人作为猎人，一些人作为渔夫，还有一些人则专门从事野生蔬菜的采集，妇女们则一部分专事饮食的备办，一部分专事衣服的缝纫等。我们假定这个部落的分工，又向前进了一步，即每一种特殊的设备，都由特殊的执掌人来管理。这时，我们试问，如此彻底进行的分工，对于各成员所能支配的享用品，是否会发生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由于分工进步而导致了增产呢？很明显，这个族群也将与其他任何族群无异，在



采取上述方法以后，能以较少的劳力取得与从前相同的劳动成果，或者能以与从前相同的劳力取得较多的劳动成果。既然他们的采集劳动能如此合理地、并且有效地进行，那么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应该有所改善了。但是，他们的改善，与我们在经济进步的各民族中所实际看见的改善，却有非常显著的差别。

门格尔进而举例说明，一个社会，既利用分工，又不断探索和利用更高级财货，财富增进的程度就会大大提高。门格尔写道：

与此相反，假如另外一个民族不只从事采集活动，也即他们不止于搜集自然存在的低级财货（在人类的最野蛮状态中，多数财货是第一级财货，偶尔是第二级财货），而是不断地向着获得和利用第三级、第四级以及更高级的高级财货进展着。他们为获得财货以满足需要而一直朝着探索和利用高级财货方向进展，假如再加上合理的分工，那么，我们就可看见，亚当·斯密所排他性地归因于分工结果的那些福利增进，就可以真正得到实现了。

门格尔在这里认为，本来分工和更高级财货的发展两者结合才能达到很高程度的财富与福利增进，但是斯密把这种程度的福利增进单方面归结到分工的贡献。根据他的观点，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狩猎、畜牧、种植业和工业领域出现的集约化就是不断提升对高级财货的利用程度。这种进展与各民族的富裕程度的增进，才真正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他写道：

我们看见以棍棒追赶野兽的猎人，进展到使用弓箭罗网来狩猎，又进展到畜牧经营，最后更进展到畜牧经营的更加集约的形态，我们也看见依靠野生果实生活的人，进展到农业经营，更进展到农业经营的更加集约的形态。我们看见工业的发生，又看见通过工具和机器的发明而使工业趋于完善。这一切进展与各民族富裕程度的增进（注：刘译本把“Wohlstand”翻译为“福利”，应译为“富裕”，这里加以改正，下同），才真正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所以，门格尔总结道：

人类越是向着（集约化和工业化）这个方向进步，财货的种类就越多，从而社会上的职务也就越是

纷繁，分工的进步也就越是必要和经济。但是，这里已很明白的是，人类所能支配的享乐品的不断增加，并不只是上述最后一种状况即分工的结果。可以说，分工绝不能被认为是人类经济进步的最重要的原因。正确地说来，它不过是引导人类从野蛮和贫困到文明和富裕的许多作用中的一个作用要素而已。

消费品可以分为享乐型产品和实用型产品。享乐型产品是指能让人在情感和感官上获得美的或者愉快感受的产品，实用型产品是指作为达到自己目标或者完成实际任务的必要工具的产品。比如，烟酒、名表、首饰都是享乐品，铅笔和普通拖鞋就是实用品。门格尔指出，人类越是能够不断地增加对高级财货的利用，其对于支配享乐品的能力就会变得越大。要寻求对于这种作用的解释，现在已经不困难了。首先，采集经济的最原始形态，是止于搜集为自然所提供的最低级财货（比如猎物、野果）。他认为，经济行为对于这些最低级财货的产生，并未施加任何影响，这些最低级财货的产生，并不依赖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而完全是出于偶然。其次，人类一旦脱离了这种最原始形态的经济，开始去探求那些按照因果过程将其结合即可产生享乐品的各种物，并将这些物置于自己的权力支配之下，也即使其成为高级财货（比如人类开采玉石以打磨雕琢玉石饰品，被开采的玉石，投入开采的劳力和工具，以及搭建的工棚就成了高级财货），那么享乐品的产生，在以因果律为基础这一点上，还是与以前相同的。但对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来说，则它已不复是偶然之事，而是在人类权力支配之下，并且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根据人类的愿望加以调节的一个过程。门格尔解释道，原先仅仅由于各生产条件偶然的满足而产生的享乐品（比如豆腐自然变质形成的臭豆腐，因为当事人舍不得丢弃而食用），一旦到了人类已能认识这个生产条件并将其置于自己权力之下时，这些享乐品就是在自然规律约束下的人类意志的一个产物了（比如目前餐厅里的臭豆腐）。

门格尔进而指出，至于人类所能支配的享乐品的数量，这时虽然还受着人类对于物的因果关系的理解



能力的限制,以及也受到人类能够支配这些物的权力范围的限制,但除此以外,就不受其他的限制了。

因此,门格尔强调增进对于物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更多把握有关增进人类福利的较为间接的条件,发现和利用更多的高级财货,包括更高级财货,由此获得更多种类和数量的第一级财货,以满足维护人类的生命与福利的需要,包括增进人类福利的需要。人类历史上的福利增进与这一逻辑有关,未来的人类福利增进也与这一逻辑有关。他写道:

由此可知,人类在认识物与人类福利的因果关系方面的进步,和在掌握这些有关增进福利的较为间接的条件方面的进步,已经把人类从野蛮与极度贫困的状态,提高到今日这样文明与富裕的阶段,并已把那些住有悲惨度日和极端穷苦的少数居民的广大土地,变为人口稠密的文明国家。所以,如果我们说,对于将来人类经济的进步,可以从上述进步中找到加以衡量的尺度,那恐怕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进一步的讨论

上述分析说明,斯密把财富与福利增进的原因归因于劳动分工,门格尔则将其归因为劳动分工与人类在不断探索和利用高级财货方面的进步。第二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在门格尔高级与低级财货理论上,发展了自己的迂回生产理论。他在1889年提出了该理论。迂回生产涉及人类为了未来更多更好的消费把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再把其中的至少一部分储蓄转化为资本,投入于消费品生产环节之前的产品的生产,甚至增加产品的生产环节,延长生产过程,生产更多的现有种类的高级财货,或生产新的、生产率更高的高级财货,或生产更高级的财货,由此生产出更多原有种类的消费性财货即消费品,尤其是新的、质量更高的消费性财货。这样就形成了耗费资本和时间的“迂回生产”,其好处是生产率的提升。比如原来用手头的锄头就可以在地头翻土播种麦子,通过投入资本和耗费时间,增加生产环节,拉长生产过程,先生产播种机,同时平整地头的路面,修筑机耕路,雇佣农业工人,使用播种机来播

种麦子,甚至使用制造出来的播种收获两用机来播种和收割麦子。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增加了高级财货的种类,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迂回生产的过程越长,生产效率越高。现代生产的特点就在于迂回生产,但迂回生产的实现就必须有资本。所以说,资本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进而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对于庞巴维克来说,这种由于资本而提高的生产效率就是资本的净生产力。

哈耶克在1936年的一次题为《经济学与知识》的演讲中,提到了“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意指人们在知识利用方面的分工合作。他的演讲稿在1937年作为正式论文发表。有人认为,单单凭借这篇论文,他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工的重要性不亚于劳动分工。实际上,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工的重要性更为日益凸显。劳动分工和人类不断朝着探索和利用更多高级财货方向的进步两者对于推动人类财富与福利增进有着重大的作用,其背后都体现了知识分工的作用。

其实,总体上看,人类财富与福利的增进,与市场秩序的形成与总体上的不断拓展有关。这就是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一收笔之作的要旨。他认为市场秩序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市场秩序不是完美的,但人类离不开它,需要容忍它的不完美,并充分利用它的长处。因为它的长处就是促进人类财富增进和人丁兴旺的最有效的手段。无论是斯密还是门格尔,两者对人类财富和福利增进原因的解释,都可视为对哈耶克解释的说明。

参考文献:

- 1.门格尔·卡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黎教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
- 2.亚当·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B.1.Ch.1.Basil 1801,T.1,S.6)。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嘉瑞